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三十五回 過汴橋莽漢砸鑾駕 鬧西苑小妹擒胞兄

阮英帶著五百官兵直奔西苑，捉拿響馬，走到汴橋附近，看前面有西宮娘娘的鑾駕擋道，要想過去那比登天還難。阮英想見娘娘，娘娘又不見他，急得阮英眼睛都要冒火了。這怎麼辦哪！正這工夫唐鐵牛在一旁說話了：「猴兒啊，看我的，沒這麼不說理的，我們到那去拿響馬，是為國除害。她為什麼不讓我們過去？大哥、二哥，走跟我過去。」太監想攔沒攔住，唐鐵牛就過來了，來到娘娘的鳳輦跟前，撲通就跪下了。唐鐵牛說：「參見娘娘。」

就看有人把鳳輦的垂簾往上一撩，就聽裡面傳出燕語鶯聲：

「前邊跪下的是什麼人哪？」

唐鐵牛一聽聲音，抬頭一看，這個小媳婦長得可真漂亮，頭上戴鸞鳳冠，身上穿日月龍鳳襖，腰裡係著山河日月裙，下面蹬著鳳頭宮鞋，這小臉蛋粉撲撲的。真是花枝招展，怪不得皇上喜歡。八帝徽宗皇上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，這娘娘才二十來歲，要不說蔡京在金鑾殿上說一不二哪，憑著他女兒這個模樣，再加上娘娘枕頭邊風硬，他們爺們怎麼能不吃香呢？啊，我頭一次見到，這就是西宮娘娘蔡金花呀。唐鐵牛說：

「我叫唐鐵牛，是萬歲駕前的四品都尉。」

「為什麼來到哀家我的輦前，你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我呀，跟您商量商量，我們想過橋抓響馬，去早能抓住，去晚了就抓不著了。」

「哀家在此休息，不允許你們衝撞我的道隊，還不趕緊給我後退。」

「我說娘娘，你真有點不說理呀，我們抓響馬是為國除害，娘娘您哪往旁邊稍微挪一挪，我們的人就過去了。」

「你與我退下！」

「真要這麼說，你要不仁，我可就不義了，來呀，把她的鳳輦給我推開。」

倆大個子跟老三都合計好了，尉遲霄，孔生就過來了，此時護駕武士和伴駕太監，宮女過來阻攔，被尉遲霄、孔生二人橫推豎分，撥到兩旁，走到輦前，二位嘴裡還直叨咕：「那邊點去，那邊點去吧！」他倆多有勁啊，兩膀一用力，竟把鳳輦給推倒在地，娘娘也隨之倒下，眾宮女忙來攙扶娘娘，娘娘給氣得喊道：「你們要造反嗎？竟敢推翻鳳輦，欺壓哀家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有什麼事咱們回來再講，過橋！」

唐鐵牛喊了一聲，眾弟兄和五百官兵，就全過橋了。把娘娘帶的這些金瓜武士撞的東倒西歪，有的還帶了傷。阮英這時候也不能顧太多了，事到如今，有官司回來再打吧，過了汴橋，直奔西苑，小八義弟兄在前面，阮英說：

「我們先走一步，官兵到那就把西苑包圍，咱們弟兄快走吧！」

唐鐵牛一邊走一邊說話：「我說猴啊，越快越好，早去一步，還許能救我弟妹呀，晚去一步，就糟了。」他們弟兄奔西苑這來了。

再說西苑，西苑是蔡京的第二個太師府，這裡頭樓台殿閣，房舍很多，這裡邊擺滿了酒席。藏軍山漏網之賊全在這呢，就是沒有奚金哥，陳鵬在那裡猜拳行令，這個假阮英手裡頭端著酒杯，挨桌敬酒。這幫響馬就說啦：

「兄弟呀，別喝了，上洞房喝去，洞房裡的酒比這味兒濃！啊，哈……快入洞房去吧。」

這個假阮英晃晃蕩蕩地出了大廳，就奔後院來了，邁步就進了洞房，一看阮英的未婚妻劉秀香頭上蒙著紅蓋頭正在那坐著呢，假阮英進來之後，用手把蓋頭給揭開：「娘子，今天我成親，真乃三生有幸！娘子的容貌，真是迷人哪！」說著話用手在姑娘臉上捏了一把。

劉秀香長得個頭兒不算太高，是溫柔典雅，十分秀氣，還能識文斷字，也很聰明，心裡在尋思，我丈夫就這個樣兒嗎？小的時候我可見過，我們是娃娃親哪，如今看他怎麼舉止行為這麼輕佻呢？我看他身上怎麼有一股油滑的邪氣呢？姑娘有犯疑的地方。狀元府裡頭有大嫂鐵金錠，有我五嫂鄭翠屏和梁秀英，還有陳清秋、蓋嬌娘，為什麼我的妯娌們一個也沒見著呢？

再者說，我聽他們外頭吵吵八伙的，也沒有一個提起我弟兄們的名字來，這是怎麼回事，難道會有什麼差錯嗎？

「將軍，為什麼不見我的眾位嫂嫂呢？」

「啊！你說的你的嫂子們哪，嗯，她們都在前面忙乎呢！」

「阮將軍，我要到前面去看看她們，然後回來，你我夫妻再喝交杯酒。」

「怎麼，你不在洞房陪著我喝酒，還要到前面去看看，洞房花燭夜，今夜良宵，不可錯過，明天再看她們吧！」

「我一定要去看。」

「看也看不著，她們都不在這。」

「你——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阮英啊！你男人，今天怎麼說，你也跑不出我的手啦！」

「啊？」劉秀香聽他這話就是一愣。

這小子此時凶相畢露，像惡狼一樣上前一抓劉秀香，撲通就扔在床上。劉秀香知道，這裡頭一定有錯，忙喊：「來人哪！快救命！」

「哈哈，你就是把嗓子嚷破了，誰能來救你呢？」

這小子正要上前動手——「啪」由打窗戶外頭打進來一支鏢，這支鏢，差點給這小子釘到嗓子眼上，他一閃身，這支鏢貼著脖子就過去了。「撲」他把蠟燭就吹滅了，感覺一縱身上了窗戶台，一腳就把窗戶踹開了，縱身出來：

「什麼人？」

「呸！我！」

唐鐵牛拿著鐵棒槌，阮英擺著單刀，正跟響馬走了個對面，方才那支鏢是阮英打進來的。唐鐵牛擺棒槌剛要和這響馬打，這工夫，由打房上跳下來小俠雷霆。雷霆說：

「你們閃開，我上前捉拿這個響馬。」

他一擺單刀就跟這個假阮英打到一處。假阮英這小子洋洋得意的樣子，心想你們來多少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殺一雙，來三個殺一對半，我今天要過過癮。這小子擺單刀刷刷跟小俠雷霆也就打了三十多個回合。他突然一回身，「啪！」一甩手打出三支鏢來。他這手兒工夫叫「迎門三不過」。這三支鏢是打三個地點，頭、胸、腹部，三個地點還是交錯位置打的，他這一手是百發百中，輕者帶傷，重者喪命，你躲那支這支打上，你躲這支那支打上。十個人在他眼前得九個人喪生。仗仗雷霆還是手疾眼快，急忙往旁邊一閃，那兩支躲過去了，最後一支沒躲過去，打在左肩頭上。雷霆往斜裡一閃：「我帶傷了！」

唐鐵牛心想，哎呀，好小子，夠厲害的。一手能打三支鏢，這也算絕藝呀。阮英一看，說：「雷霆你閃開我上前捉拿這響馬！」

阮英亮單刀縱身形就過來了。把單刀一壓，上前一打量這個假阮英：

「鼠輩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阮英。」

「呸！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你怎麼不敢報真名？莫非你是個無父無母之輩？告訴你我是真阮英，你是假阮英，你冒充我的名字，你不怕你死去的八輩祖先罵你嗎？」

「哈哈，姓阮的，我跟你開個玩笑，告訴你，要想知道你老爺是誰，除非你把我抓住，你抓不住我，休想知道我的真名實姓！」

阮英氣得怒火燃燒，擺單刀，「看刀！」一刀就奔這小子剝去了，這小子旁邊一閃身，回手奔阮英又一刀，這兩口單刀好像雪片一樣，上下翻飛，兩個人進步連環，趕步連環，連環套連環就打到一處。雖然說阮英的刀法好，這小子能耐也不在阮英之下，兩個人打了有四五個回合，這時候前面大廳裡亂上了，時長青、徐文彪、花雲平、尉遲霄、孔生全到了，前面也打起來了，五百官兵把西苑也全給包圍了，外頭喊殺連天，阮英說：

「假阮英，響馬呀，你今天還想跑嗎？要想跑除非你插上兩隻翅膀，你是飛不出西苑。」

假阮英一樂說：「姓阮的別來這套，老爺從來不怕嚇，沒本事不敢在西苑落腳，看刀！」

兩個人正打著，這小子突然一回身，「啪」一抖手又打出三支鏢來，他照樣使的是「迎門三不過」，唐鐵牛一看：「哎呀，兄弟壞了，這鏢又出來了。」再看阮英啊，不慌不忙，左腿一伸，右腳一支撐，把自己的身子往後一仰，就如同平板一樣，這叫鐵板橋的工夫，阮英往後一閃身，「刷」三支鏢全貼著阮英的身子就過去了，這三支鏢全打空了，這響馬一看，唉呀，姓阮的果然名不虛傳。這小子一縱身，「噌」他上房了。阮英想今天怎麼也不能叫他跑了。阮英一跺腳，「噌」的一下身子也懸起來了，還沒等落到房上，在旁邊過來一個黑影，這刀直奔阮英，「刷」就剝下來了，阮英趕忙跳到地下，這個黑影跟著也落到阮英的跟前，阮英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陳清秋的二哥插翅虎陳鵬。阮英說：

「是你，你這個人間的敗類！」

阮英擺刀就剝他，這小子一閃身，在陳鵬的後面又過來一個人，擺刀就剝陳鵬，「看刀！」陳鵬往旁邊一閃，一看原來是陳清秋，是他妹妹。阮英說：

「七嫂，我把陳鵬交給你，我去捉拿冒充我的響馬，我走了。」

阮英說完跺腳上房。陳鵬和陳清秋這兄妹兩人就戰到了一處。陳鵬說：

「丫頭，你還要臉嗎，你為了小白臉花雲平，跟親哥哥作對！你沒有兄妹的感情，你還是人嗎？」

「呸，陳鵬啊，你是我的二哥，我沒法說你別的，二哥呀，咱爹爹怎麼教訓你的，你不往人道上走，當妹妹的不能再多說了，你不要再血口噴人。」

「噫，賤丫頭，你還有什麼臉跟我說這個，我看把你這點事在大庭廣眾要是一抖落，你就得臊死，你看刀！」

這小子一邊說著一邊剝陳清秋，陳清秋氣得眼睛都紅了，我們老陳家怎麼攤上這樣的敗門之子，陳小姐擺刀跟他打著，說老實話陳清秋的武藝可比他哥哥高。別管怎麼說印們是一母所生，這刀下去怎麼也不能下死手，但是又不能把他放跑了。姑娘跟他打來打去，一伸手從兜裏拿出迷魂手帕，「啪」一抖，陳鵬咕通倒下，陳鵬被迷昏過去了。這時候前邊的宋兵也到後院裡來了，陳清秋吩咐他們拿繩子把陳鵬給綁起來。宋兵過來把陳鵬就給捆起來了。陳清秋由兜裏拿出解藥，給他按到鼻子上一揉，陳鵬就甦醒過來了。陳鵬一看心裡已經明白，身上被人用繩子綁的結結實實，陳鵬說：「妹妹。」姑娘氣得半晌無言，也不理他。陳鵬說：

「你把我放了吧，妹妹，這回你把我放了，我就學好了，我再也不做壞事了，妹妹，你聽我這一句話，我這回保證不能像過去那樣了，妹妹！」

「算了，誰還聽你的鬼話，你反覆無常，我嘗夠這個苦頭了。」

「妹妹，我這回是真的，我對天發誓。」

「你不要發誓了。」

這工夫，時長青、花雲平、徐文彪、尉遲霄、孔生，由打前院也都到後院來了。

「弟妹呀，這是……」

「他是我的二哥陳鵬，被我給抓住了。」

雲平說：「小姐，現在阮英跟鐵牛哪去了？」

「三哥跟阮英追那個假阮英去了，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」

尉遲霄說：「我們前邊抓住好幾個響馬。」

「好，把陳鵬同他們押到一起，等阮英回來再做髮落。」

「走、走、走！」

把陳鵬就推走了，陳鵬知道等阮英回來我一定活不了啦。

陳清秋說：「咱們到洞房去勸勸劉秀香吧。」

到洞房裡一看秀香哭得死去活來，這工夫，蓋嬌娘也來了。

「別哭了，沒出事就好。」

弟兄們隨後也進來勸劉秀香：

「一會兒套好了車，咱們就回東京了，你小兩口好團圓。」

最後把劉秀香勸的不哭了，在這坐著喝點水歇一會兒。不一會兒，阮英和唐鐵牛回來啦，哥倆累得渾身是汗。阮英說：「響馬沒抓住，好吧！咱們到大廳吧。」

阮英來到大廳坐下：

「聽說把陳鵬抓住啦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是我抓住的。」

「把他推進來！」

旁邊的人把陳鵬就推來了。陳鵬一看這個陣勢，就知道自己完啦。阮英氣得血貫瞳仁。

「啪！」阮英一拍桌子：

「陳鵬，你死有餘辜。」

「阮英啊，我也知道我是什麼罪，那你就給我個痛快吧！」

阮英說：「我要是不看我的嫂子，我就把你千刀萬剮。這回給你個快刑，來呀！把他拉出去，砍羅！」

宋兵推著陳鵬就出去了，把他摺倒了，宋兵在旁邊一舉刀，陳清秋在旁邊也是偷偷地掉淚，怎麼說也是一奶同胞親兄妹呀，姑娘心想：老陳家缺德呀，我倆哥哥都做個刀下之鬼，又想到，爹娘啊，你們不要埋怨孩兒我袖手旁觀，有這樣不爭氣的哥哥，我怎能管他呀。

這宋兵的刀都舉起來啦，一下去，陳鵬的腦袋可就掉啦，這工夫兒，有人嚷了一聲：「住手！」狀元周景龍來了，他在狀元府裡也呆不住，也到這兒來啦。大傢伙出來把周景龍接進去，周景龍當中坐下，說：

「阮賢弟，你是不是要把陳鵬給殺了。」

「對，這小子他死之有餘。」

「兄弟，你聽我一句行不行，我不是給陳鵬講情，我覺得不應該把陳鵬殺了。」

「狀元哥哥。」

「兄弟你聽我的不？」

阮英看了看周景龍沒說什麼，周景龍說：

「來呀，把陳鵬帶進來。」

陳鵬進來以後，「撲通」給狀元跪下了。周景龍說：

「陳鵬啊，我在藏軍山時，你到公館行過刺，抓住你是我主張把你放了。今天我還主張放你，都說你反覆無常，翻臉不認人，你這個人不可靠，你沒有良心。上次你把花雲平騙走，他險些死到藏軍山上。可是今天哪，我還把你放了，我還告訴你再一再二，不可再三再死，我要再抓住你，可就不留著你了。我勸你要知道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你應該懸崖勒馬，痛改前非，改過自新，棄暗投明，身歸良善，你做一個安善的良民，我不再多說了，我放了你，你走吧。」

「狀元、狀元哪。」陳清秋就跪下了，「我……」說到這裡泣不成聲……

「弟妹，你不要難過，你雖與他是同胞兄妹，但你管不了他的事。來呀，把陳鵬的繩子鬆開，叫他走吧。」

宋兵把繩子鬆開了，陳鵬跪在那半天沒有站起來，眼巴巴地看著狀元，看看周圍小八義的弟兄，尉遲霄、孔生、唐鐵牛、徐文彪、時長青、花雲平、小孩金貴，還有剛才受傷的小俠雷霆，陳清秋把上已給他包紮上了，大傢伙一個個是橫眉豎目，阮英怒目而視恨不能一腳把陳鵬給踢死。陳鵬看到阮英更感覺到內疚，這是小事嗎？是我到鐵龍山把劉秀香給騙來了，我能對得起阮英嗎？這姑娘險些被響馬給霸了，這叫殺父之仇，奪妻之恨。世上還有比這事再大的嗎，陳鵬知道，這不是一般的仇恨。他看了看周圍，自己把頭又低下了，陳景龍還問他：

「你怎麼還不走啊？」